

禮部 旌卹謚法宗法

卷八

15
1365
19



門 15
號 1365
卷 13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四十二

雙忠祠碑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
于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于儔也雙之誰知縣杜
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請祠謁覽焉
而歎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里也于是
鳩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

昭和十七年
三月七日
藤藏

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
 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
 知之過之歎以悲○膏者問之知黠焉內摧○逐臣放子
 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顙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為之
 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于李子曰余曩
 道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
 于○心○實○摧○而○不○自○知○涕○淫○淫○下○也○曰○干○於○紂○無○樂○之
 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
 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

絕識

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疏計哉
 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
 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
 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
 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
 無○心○秦○何○人○也○鷓○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
 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押○闔○以○誘○之
 邪○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禹
 湯○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斯○文○也

古今讀詩卷之四十二
蓋嘉伍子之績云伍名餘福姑蘇人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福

武安王雲長關公羽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可以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表曹間亦馬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遙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將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辨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

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荆州構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于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后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不唯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

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
及王既死而荆州構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于漢
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
入之哉目交抹而不諱于王豈野也哉權之當擯及
後其祖猶憂也其去漢文恭輩豈甚矣對世以聖
靈○瀨○自○王○白○心○辨○論○對○漢○禔○結○風○會○而○不○類○對○張

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裴度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匪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
勞之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
雜居懷仁中原盱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
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
兼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
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邊吁嗟嚴立咸受

令人欲

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其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之見。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晉公碑中有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歎曰天下奇才。最是警句。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璐

維神雄挺。鵠舉恢奇。駿起南陽。降嵩睢陽。止水其氣。在鬚其義。在齒姬人。雀鼠盡為國虎。祖父官乎男兒。死爾提許。掖南寒安。墮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曩讀。其書有泣。有舞。昨經其祠。有籲。有詡。長春寓官。吳昌別。俎範其雄。儀式于下。土持酒酌。神長言。細語。凡逢叛人。怒鬚勿沮。有臣奸君。有將逃。圉竝施神鞭。以襄國斧。廟貌初孩。蒸嘗惟祖。始于吟蚊。卒於雷鼓。按韓昌黎許遠論云。李翰所為張巡傳。頗詳密。然

既段非
絕忠何
能做得

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
開○門○延○巡○位○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
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
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
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
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
其○圍○守○皆○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
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
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

且○盡○雖○愚○人○亦○雖○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
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
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
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小○人○之○好○議○論○不
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
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
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
它○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飢○羸○之

盡如此
矣何足
怪乎

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此文非怪世人怪李翰也特采之以代旌卹

此篇對世又與眾不同只無一字入公我請論不又謂其與眾不同而公之自對眾公故以亦曰公之自對眾而其非其公之自對眾且蓋論其入本報效日而賦公與公不異也

顏魯公祠堂記

魯 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之力實倡之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

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事至

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擗頓，至于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按祿山兵至常山，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及爲祿山縛于橋柱，常山罵不絕口，爲祿山斷其舌云。意常山平原何滅首陽兄弟也。

自○慈○常○山○平○秋○回○來○符○訓○長○謙○遊○任○政○天○下○日○大○於
 弊○輝○而○轉○走○翻○秋○常○山○謙○本○朕○力○益○輝○山○繼○其○古○云
 皇○姓○輝○山○與○至○常○山○書○交○聖○輝○豐○吳○出○風○割○以○為
 以○氣○以○春○公○非○旅○中○而○備○日○昔○熾○未○有○也○若○至○於○起
 以○贈○公○之○大○也○亦○主○惡○喘○夫○不○可○以○事○登○而○多○難○良
 我○主○臨○臨○為○殊○亭○願○獻○非○蓋○欲○飲○香○不○謂○此○此○且
 此○地○即○聖○神○大○發○漢○趙○繼○融○至○于○十○八○而○故○絲○不○以
 欲○變○亦○美○言○不○將○不○來○離○中○人○也○欲○愚○民○公○之○自○言

岳王祠志序

湯顯祖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祀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
 王宅王亡以為太學元以為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
 宗之為也祠志為冊六凡王所自為文與其時至于
 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
 貌而既其實云王之勇于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
 以資世之感愴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
 以大將之才為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
 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竝

郭而王賢于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
○斬王逸而鄂王拘非鄂王勇而斬王智也。鄂拘斬乃
逸。○斬王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
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
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
不竟滅虜而朝附于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
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侄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
經畧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竝以
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

○桃○而○逞○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惟○谷○者○與
嗟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宮故有孝宗附其宮爲廟王
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王在猶之
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肅○何
也○微○高○在○高○與○孝○雖○有○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
微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摠國而孝撫滔然無疑
畫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
高孝之所欲爲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
之于王而已哉予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此文初讀之幾不能句既而知一字一議且勿論
 岳王祠卽牡丹亭亦類此嗚呼世間無情漢豈能
 做出忠孝大事哉此李卓老所謂大中見小小中
 見大者

岳王祠施全議

李贊

楊升菴曰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
 稱忠武爲宜又曰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
 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
 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
 象跪縛門外當更鑄施全像立在左持刀破檜乃得
 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
 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于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聖
 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
 于○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惡
 所○惡○有○甚○于○死○者○不○可○解○于○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
 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而○然○哉○不
 可○解○于○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遼○橫○于○初○富○寇○諸○公○折
 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
 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持○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

大忠祠記

羅倫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
 于○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惡
 所○惡○有○甚○于○死○者○不○可○解○于○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
 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而○然○哉○不
 可○解○于○心○也○夷○狄○禍○宋○盛○矣○遼○橫○于○初○富○寇○諸○公○折
 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
 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持○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

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下處說降斷舌磔之以死
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辦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
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侍朝勸講大
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
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臯亭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
江亡歸開督南劍襲執五坡日擊崖山悲歌慷慨正
氣塞天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從死者丞相天祥也
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
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

之事此公之所以爲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
元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防
在此也奚帝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爲心也
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合尊
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
助宋躡而復起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而忠
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懼

漢江自鄧人衛上下驚嘆才彪說降國古碑之以
 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游香祝天颶風覆舟者
 葬。人。對。立。此。豈。即。而。中。國。立。矣。此。豈。特。朝。勅。講。大
 朝。宋。觀。而。對。張。才。美。研。員。于。國。造。觀。知。此。師。死。而。忠
 才。卒。端。大。蘇。劍。長。元。孫。已。帝。中。華。出。主。也。斯。天。之
 宋。以。才。學。立。國。甄。美。養。士。卒。食。其。薪。自。報。烈。言。合。尊
 亦。此。也。矣。當。兩。國。興。才。而。才。乎。此。公。之。德。以。為。公。也
 示。矣。宋。才。限。中。國。夷。火。矣。春。林。之。大。義。萬。世。之。大。烈
 之。事。也。公。之。德。以。為。公。也。自。古。夷。火。之。師。未。有。盡。也

請謚文天祥謝枋得疏

切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
 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挫折而不移心。
 切。臣。時。蹈。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亡。被。執。繫。獄。累。年。誘
 之以大用而不從。脇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
 拜。殺身成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
 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
 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
 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

權奸登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爲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耻仕二姓。懇辭不屈。參政魏天祐強逼。比行誓死不食。終于燕京。著爲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于後學者也。二賢歿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未復丞相冠服。皆爲缺典。臣切唯伯夷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

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伏乞勅加贈謚。錄用子孫。改塑丞相冠服。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人。知爲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其於綱常誠非小補。

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為而不果
彼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耻仕二姓懇辭不屈參
政類不效其效雖常薦非小蘇于燕京著為文章
辭暴白醜惡非利發端以難悉士口入志屢以抵觸
天中支入以爲望而論我忠我潛皆繼百世也發亦
謂蓋驗以午祭烈聖亦歷試以各春煉祭脈熱對
向於益資德良而非皆無益之舉也夫唯唯唯唯
叔于燕京之報至天而賦性也古之報天子者皆茲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
神可以贊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
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于天
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
間者能與于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
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
神發萬言止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和
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

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
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臯亭三
宮震動宰相遜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
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
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
之使虜訊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
趨高郵抵大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
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
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收績于空坑仰藥于潮陽絕

粒于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
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
矣嗟夫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
海李芾死于潭趙昴發死于池姚訔死于常趙世賞
死于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
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
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
伯夷叔齊之飢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一身
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

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
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乎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晉秋子醉於春不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蘇軾而外亦出於千公之去其千公之出

張千載贊

李贊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
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
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
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即藏其
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
寘囊弁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
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
李卓吾既書其事遂為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

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冥囊弁積。生死交情。子載一鶚。

大義祠記

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于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彼非不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匪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其誓。不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然叩馬之諫。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

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
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
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耻。奉君后以臣
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
污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
宮百官諸生。以比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
二男一女訣。莫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
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忠。則文天
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

芾趙鼎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
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于魯連也。
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俾終古
知華夷之別。而人不肯役于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
手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臣翁。謚正節。大權則天下
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
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
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群臣
曰。人君在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仁宗

卽位之初卽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
 識抄沒充軍者悉皆放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
 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旣
 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榮祖宗雄畧率多類
 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忠臣九廟聞
 之豈獨生色而已

忠義所加故蘇子敢爲武王非聖人之說武王亦
 豈敢辭哉三仁夷齊而下忠義代有凡在人口在
 人心一刻不容沒也前代弗論如本朝靖難之

方鐵宸濠之孫許以及于楊二忠愍竝近日楊左
 諸賢尤烈烈者乃有晦者錄而顯者反弗錄小者
 錄而大者反弗錄何哉蓋大者顯者人人能言之
 晦者小者弗舉則遂泯沒也且致書無力姑就所
 及者表之豈能盡古今忠孝義烈哉嗚呼此生平
 憾事也當更入諸

識抄沒充軍者悉皆放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 英宗既
誅謝讓也當與入精廟祀之榮 祖宗雄畧率多類
此又清表也豈猶盡古今忠孝義烈哉謝和北至平
之報養小者弗舉限殺死也且姪書無也故諒祖
繼而大答又弗繼何哉蓋入者聽皆入入謂言也
前資也然無者又有報皆繼而繼皆又弗繼小皆
也繼亦繼也然若以又行繼之忠烈血張日烈也

閩三忠祠記

祠在金陵清涼山

黃克纘

閩有三忠皆靖難時為建文君死者也死三百十餘
年矣今乃為之祠以其得罪 文皇未敢訟言其忠
故有待于今日也夫建文君當 高皇壽考作人之
後獲忠義之報最多史冊所載如齊黃方練輩不可
勝書也獨記三忠者三公皆閩人閩之後進自祀其
先哲也三忠者其一為閩縣葉公福官刑科給事中
比平師起自誓必死遣僕報其母曰福為王臣義不
得為孝子矣及師至福守金川門會有內叛納燕師

古今詩話卷四十二
者公遂死之。其一爲莆田陳公繼之官戶科給事中
疏陳備禦之策。文皇銜之。旣渡江榜示奸臣二十
九人。繼之與焉。與黃子澄齊泰等同誅。死妻子歿入
官家屬戍邊。其一爲莆田陳公彥回守徽州募兵赴
援。遣其弟彥困歸治家事。誓以身殉國。及內難已靖。
被械至京。不屈。棄市。籍其家。是三公者死有先後而
忠于所事之死靡他。均可以愧天下後世之懷二心
者也。或謂建文君不能庇其本根。猜忌諸父。使人人
自危。及大內火起。天命有歸。孰非吾君之子。不見蹇

夏三楊存有顯號歿有榮名乎。曰乾坤之所以不毀
日月之所以常明者。以有此忠義也。武王伐暴救民
而夷齊以餓死全節。太宗友于。喋血而王魏。以事讐
貶名。食人之祿而不死人之難。將安用之。若蹇夏諸
公。未可與三君子同日而語也。或曰守死善道。龔勝
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若三公者。志則忠矣。其猶
在雪菴雲門之後乎。曰二子者。史猶闕其姓名。使當
時身不居位。則人有君而人事之。吾安得死之。若在
位用事之臣。則惟有一死可以明志。彼晦跡自免。直

賢于顯背舊君者耳。固亦三君子之所羞也。余讀史公所撰三公傳，竊為之評，謂葉公當城破而死，是睢陽既陷，張巡先死之日也。陳公被執不屈而死，是杲卿斷舌闔門被害之日也。徽守陳，公勤王不遂，械繫至京而死，是文丞相南劍起兵，燕市就刑之日也。一片忠心，均可扶乾坤而顯日月，無方練之位任而有其死報，無齊黃之啓釁而有其完忠。吾閩山川剛勁，挺拔之氣，數百年鍾于三人。金陵乃其灑血之地，可無祀哉。忠義在人，何時篋有。惟變故之臨，死生利害。

有以奪之。故平日許國之心，往往棄君賣國，以求榮。必天植其性者，始不變焉。此所以死者蘭摧于前，而來者玉碎于後也。惟世間有真忠義而後，奸雄之徒窺人神器者，知吾之威力能奪人之天下，而不能奪匪石難轉之心，能滅人之身家，而不能滅血可化碧之冤。逡巡觀望，猶有所憚，而不敢發，其有關於世道，豈不大哉。立祠之議，倡自南吏部侍郎史公，繼偕而屯田御史陳君玉輝，相度形勝于石城北隅。宋熙定間，上流民圖福清鄭公祠旁，有隙地焉。弘厥幽邃，可

古今詩話卷四十一
以竝建四公直節忠心千載媲美可謂芳隣矣又考
靖難詔下時漳州教授陳思賢率諸生伍性原林
珏曾廷瑞陳應宗鄒君點呂賢爲建文君哭臨于學
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成以身殉史君議
祀三忠而欲列六生于左右謂其人諸生而其行則
國士也僉以爲宜若建祠之費則太學士葉公向高
應天巡撫都御史徐君民式咸有厚助而史君陳君
捐貲特多戶部郎宋君祖騰則身董其役者也史君
既遷北部少宰乃以祠記屬余余何知敢任執筆之

役然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乃稍撰次其語而與少
宰蔣君孟育御史中丞王君應麟各捐貲買地以供
春秋祭祀且刻石于祠以告桑梓之續宦于南部者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願與諸君共勗焉

世廟時科臣楊傑言建文諸臣忠義凜然宜加官
贈謚錄其子孫執政以爲不識諱忌上切責之
嗚呼孰知皆高皇壽考作人之報乎迨福唐葉
公文忠當國無已與閩諸公立祠自祀其先哲猶
私之云爾而弗敢端也然事出宰相九卿可以代

古今詩話卷四十一
朝廷之旌卹。作遠近之倡率。正非私之也。至今豐碑。巋然使天下人知。閩有三忠。臣有六國士。今復有諸公。相與膠力。表義以勉。最後進。閩其有厚幸矣。此文一讀。可以寒奸雄之膽。非忠義蘊藉。則焉能愚。因以知黃公之著危節。有繇也。施有翼。

世忠祠錄序

陳奎

世忠祠者。祀鄉先生林氏大司馬文安公。及其嗣大司空康懿公。大宗伯肖泉公。肖泉之嗣。大宗伯對山公也。三世四卿。濟濟踰踰。猗歟盛哉。夫祀所以崇德報功也。祭義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四公之得祀。其以是乎。予聞文安公當武廟時。逆瑾竊權。薦紳士夫。阿諂竈媚。局促效轍。下駒唯恐。後公爲南本兵。持正不附。且屬疏。其奸時有留都四君子之稱。公蓋其一也。然卒以此去位。太史氏列之名臣傳。可考焉。康懿

公守姑蘇鎮撫保定皆有惠政民迄今思之入爲司
空值興建九廟工費鉅繁公爲節財省冗深當

上心役竣累疏乞休特賜廩輿馳驛以歸卒祀鄉賢
肖泉公則文安公季子也早入詞苑謙冲靜雅常以
古人自期是時分宜柄政士之朝覲者皆先謁政府
公以南太常入賀獨不肯行吾豈先相後君哉繇是
轉南司空稍遷儀曹卽乞身歸行誼卓犖士論韙之
對山公始歷史館分宜擅權繼佐銓衡江陵竊柄公
於其時稍濡足焉卽宰輔可以立致顧惟飭躬勵行

無愧世
忠

無愧世
忠

以○正○道○自○持○二○相○雖○睥○睨○無○間○可○乘○然○僅○僅○循○資○晉
秩○非○要○職○也○旣○自○禮○卿○奔○太○夫○人○喪○終○制○家○食○臺○臣
交○章○論○薦○竟○爲○江○陵○中○阻○薦○紳○士○莫○不○咨○嗟○慨○歎○而
公○方○杜○門○謝○客○著○書○立○言○雖○環○堵○之○室○不○備○勿○臚○也
居○常○議○論○動○法○古○人○一○切○交○際○於○義○有○違○雖○一○介○不
受○惜○其○年○未○及○下○壽○遽○爾○徂○謝○卒○之○日○太○陰○蝕○於○東
壁○噫○亦○異○矣○夫○林○氏○一○門○三○世○四○登○八○座○名○位○之○顯
衣○冠○之○盛○自○晉○王○謝○宋○范○呂○外○不○多○見○也○乃○其○秉○道
疾○邪○修○潔○純○誠○之○行○先○後○如○出○一○轍○匪○惟○海○內○鮮○有

儔匹質之前史亦未多聞。豈山川正氣特鍾於一門。故其厚德流光灼著於一時。若此耶。叔孫穆子謂之。不朽。祿之大者不與焉。四公祿且大矣。乃其所樹立。皆穆子所謂不朽者。其法不可施於民哉。二宗伯歿。尚未請謚。三學諸生疏其事上。請建祠崇祀。如劉諸賢故事。撫巡使者可其請。下所司議。卜地於秀實里。建祠奉四公主祀焉。歲遣有司以時致祭。扁其額曰。世忠示勸也。昭國典也。誠使薦紳士夫。覩是祠而景其行。倖進之途塞。貪饕之風息。則是祠之建。匪以私於林氏。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淺鮮也。此文三不朽具備。

故其厚德流光灼著於一時若此耶叔孫穆子謂之
不朽祿之大者不與焉四公祿且大矣乃其所樹立
皆穆子所謂不朽者其法不可施於民哉二宗伯歿
尚未請謚三學諸生疏其事上請建祠崇祀如劉諸
賢故事撫巡使者可其請下所司議卜地於秀實里
建祠奉四公主祀焉歲遣有司以時致祭扁其額曰
此文三不朽具勳也誠使薦紳士夫覩是祠而
效林氏其視關公甘肅人心非蒞疆土之建匪以私

忠乞為海忠介公建祠公陳仁錫

海忠介公瑞者抗節忘身藉甚 肅皇之世起家摠
憲簡在神廟之心顧唯保障東南之功士人可無崇
祀之典蓋茲重地實係天下安危自公下車豁里正
賦長之橫蠲不經無藝之征布人于敵體衙門朝夕
登記設或有不公事件巨細必知躬巡草礫之間口
勞耜耒之衆給工倚辦則梓間州庫散寄贓以沙餽
為名者萬金用力不勞繇虔祀海神感回風而潮汐
不沸者五日適當隆慶巳巳水滔天之後不減宣德

古今詩話卷四十二
辛亥米鋪地之時。然終不問催科。唯勤撫字。憂忠靖
之日夜經畫。而似况守之簡約易行。周文襄之撫安
軍民而兼胡卿之祛除民害。日常鮭菜必出俸錢。駐
劄衙門不煩供帳。群小側目。奸佞甘心。一葉還鄉。萬
民揮淚。且碑去思者。或因以干澤立生祠者。或藉以
納交。今則楚相極貧。莫弔淒涼之餒鬼。羊公無後。空
招寂寞之忠魂。伏望題請。賜額。勅構專祠。豈徒一
時僉議之公實禪。萬古風教之大。肅皇文皇帝
忠介公被謫時。高文襄公拱為題覆云。本官悻悻

自好。皎皎自明。誠傷國體。叅劾何詞。但其孤忠。自
許直氣。不回舊日名節。委有可惜。一時憤激。乃其
氣質學問之疵。揆之官常。原無損敗。伏乞優容。候
用。許令陶鎔。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
將來建豎。必有勝于今日。固不止為一節之士矣。
先生謂文襄此疏。不惟有益於朝廷。亦且效忠
於忠介。愚謂不惟效忠於忠介。亦且有益於後人。
故紀前詞。所以表忠介之正直。紀後疏。所以表文
襄之中和。

古今議論卷四十二
馬遂前功讒人沮之竟論死西市吏士聞司馬死皆憤悶涕泣莫肯用命倭復熾又更數年胡少保竭天下力僅乃勝之嚮使司馬在事不至此矣世人盡知司馬寬而不敢白司馬之子孫又微無能自其祖父獨國史載司馬戰功與其所以得禍甚詳而核余從史臣後讀而嘆曰天平有勲勞若是而覆盆至今乎頃司馬孫諸生懋爵乃走闕下上書自列詔復司馬故官易名襄愍予祭予塋錄懋爵爲太學生諸典隆備司寇謝公語余司馬之禍幸臣燎之權臣

煽之凶德參會用武不終天方嘉亂宜其及也乃今天疏叩闕群情舒協銓臣唱之禮臣和之相臣成之法臣諫臣力從史之吉人參會念昔圖功天方悔禍宜其章也司馬困于凶德伸于吉人論文彌定烈文彌光寬文彌暴憤文彌舒天奉司馬至矣所遺恨者不得起壬人于九原而食其肉耳不佞唯唯昔嘗聞之壬人在事尸兩正卿一則司馬一則建安皆閩產也其在封疆尸兩大將一則司馬一則黃巖皆才臣也建安無汗馬之功驟貴而覆黃巖功矣朔方之

議成敗利鈍猶難逆視也。功見言信無如司馬。司馬
死已四十餘年。而談者酸心聽者裂眦。稗官有記信
史有辭壬人爲杞司馬爲顏壬人爲檜司馬爲岳顏
得杞故忠愈彰岳得檜故功愈暴。司馬得壬人故有
今日天奉司馬藉手壬人九原可作猶將拜賜又何
恨焉。

聞文忠文成日謂襄愍孫云。東南戰功乃祖功第一。一
余生平文字此文亦第一。云又聞司馬爵復以家廳合柱中雷火噴擊而上噫此亦伍大夫之壽耶。

贈太常寺卿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
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于懷沙萇弘殞身遂
飛原于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希聖得
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罵
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竝○以○晶○心○章
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拏時則指鹿之惡浮于望
夷出彘之威極于比寺來周羅吉筭網四張喬固厲
滂枯鈇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邇親因有懼禍之夫閉

門而拒岑晬。知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閔。而爾獨持虎
執獲冰湯席。鑊班荆悲咽。尊酒豪攄。俠抗左儒。義依
鄒浩。忍捐愛息。以徇纍孥。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
邱成。分宅之德。于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
城。吳幾爲沼。至于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甍投竿。而
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
關。鮑宣下獄。生徒聚幃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
不下。卒不得脫。以罹于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
雖復漢尉。嚼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儼此從容。

者矣。今揆軸旣旋。袞鉞竝設。碑陪元祐。大升公正之
群。墓顯湯陰。悅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錫之
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
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
忠臣之報。彌愧奸回。

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
貞之節故劉陶殞貞比寺楊震殉烈西亭竝以禍極
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
至清絕塵太剛制物可以貪繩蟬蚓肉視虎狼故累
百知一鷲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輶軒之
使陟于瑣闥之班洊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
論興衰節足相宣夔臯坐剔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
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

古今詩話卷四十一
相○分○公○媪○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竇○武○陳○蕃
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爲○繒○繳○所○先○貝○錦○一○成○雉○羅
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碎○首○於○黃○門○喬○固○暴
尸○于○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群○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
今○者○世○灰○大○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
秩○震○雷○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
墓○特○追○贈○爾○爲○某○官○錫○之○誥○命○以○爾○臣○忠○章○爲○子
孝○伊○濂○之○義○生○死○同○揆○彌○奇○卞○壺○佇○章○鮑○昱○嗚○呼○位
于○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寶○入○地○萇○弘○血之

皇明父子忠孝祠碑

陸樹聲

世廟初吾郡南江馮先生恩在南臺好直諫累上疏
譏切時政倣范希文上百官圖題列某某賢某某不
肖時宰貴人多嚙之上怒逮詔獄當時有鐵御史之
稱子行可甫十四上書請代不報乃刺血上書自縛
請即加斧鑕以贖父死通政使陳經特爲奏引上
覽疏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得末減戍雷陽雷人
生祠以配李北海寇萊公諸賢後二十餘年吾郡抑
齋楊公允繩在諫垣亦好直諫累上疏譏切時政尤

好通政

好皇帝

好哲人

此時何無通政也自難自難

與時宰忤後分宜羅織起大獄坐毀謗玄修下詔獄
論死子應祈雨弱冠蓬首哭長安中具疏請代不果
徒步入山中採靈藥上獻因乞身代父罪又不果後
兩月公竟赴西市隆慶改元奉遺詔召用諸直臣
南江先生既老不就徵即家拜大理丞行可先已登
鄉書監司舉孝行旌廬仕至南京兆以廉吏稱致政
屢被旨褒嘉抑齋公亦奉遺詔贈光祿少卿與
楊忠愍諸先生並錄廕祭墓應祈死後婦袁以節
子忠裕疏請得用孝子節婦並旌廬余竊怪世廟

孝學

時主上聰明神武一日之內倏為和風倏為震霆
倏為嚴霜倏為皎日故其所亭毒播弄反多驚世駭
俗不恒有之盛事蓋風徐水平則漣漪紆縈驚颺焚
輪所激撞始睹浴日之波排天之濤令觀者駭矚固
然哉吾郡文學既請祀兩公學宮賢祠兩孝子表厥
宅里乃復與耆老謀曰五絲美紵合則成錦四瑚八
璉並陳一廟燁然其光蓋合而祀諸遂上請兩臺其
詞曰馮楊四公一則幸而父子俱生一不幸而父子
俱死然父則同為忠臣子則同為孝子其生者普惠

澤于當年。樹儀刑于百世。死者抱遺憾于九原。痛輿情于百贖。雖曰皆天要之易地。則皆然者也。事下郡大夫。邑侯議報。可。余于是舉也。慶而不吊。輒喜而叙其事如此。

是碑全為忠孝立。而京兆之廉袁氏之節具焉。此一片石何幸而載陸先生之文耶。抑是祠也。愚竊以朝廷當建立京師。今日如楊大洪先生父子。自當奉之而入者。雖其國家不願有此。然而不能無則不可無。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賊獨其宗親鄰里知之。于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再娶。後妻生子。孝子繇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于。是母子得以飽食。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

古今詩話卷之四十二
也。父卒母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
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飢母不能自
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
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孝子少飢餓
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
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
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
麻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係華伯力為營救
緯又不自簡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

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
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存
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
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
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
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
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繇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
寡和者視此可愧也優待以為堅持清節之勸等因
傳歸氏亦傳朱氏也朱氏所為讀詩書者難之

惟士為
能恐不
然

其婦蕭顯飲有毀也鮮焉正德庚午大飢母不能自
惡新茶往懸者以自致維數高或老孝嚴飛而憂
而不變其於淇亦獲矣華池走勅味楚環或與辛變
而如凶閭在平冰端精善戲孰小變無耳氣以自斷
無出無華前入民多以為市不虛贊日丑等也出文
登百對系繼赫宗紫眼味女去妻亦數年無愛女咳
所妻米與蘇與天無田藥令張準此華印力地無寧
雖姑木餘難發者整而華非斯則續絲故無顯發其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高拱

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南城巡視御史周于德有
本地方富民賄託投帖欲求免派柴炭當獲監候又
山東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知縣送銀原
籍以干保舉即發按察司嚴究又兩淮巡鹽御史李
學詩有鹽商具銀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拿送本府
解京外為照三臣志尚清高事關名節乞勅吏部
登記俟考績時另行優待以為堅持清節之勸等因
臣照贖貨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為治

借皮其名

古公諸論卷四十一
四
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
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
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于却賄之人深求苛責
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
必平日所受者多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
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却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
者遂使受賄者泯于無迹而却賄者反爲有痕受賄
者恬然以爲得計而却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
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

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
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
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却賄而
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名。則所謂
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却之是誠掩
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
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
以故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
其廉于所可見而逆其貪于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

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遂因有本欲為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為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浼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為廉謹之勸。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

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亦與治道一大機也。無益君子不為今大巡

郭讀文襄公全集凡有疏議其心緒光明正大其計

蒙畫精詳婉至允是惟清朝名相塵伏里門又以衰

病寒身不能履跡士大夫之間故擊擊退縮非以是為高也。今以為賢于他人。郡士夫誰為不肖。乃儼然拔出其上。冒昧居之。豈非君子所深耻哉。嘗聞郡志

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

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
 遂因有本欲為廉而恐事露人譏其後遂化為貪者
 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于德張
 士佩李學詩乃能于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
 賄羞辭苗擲在公假借賤居掛守法之正而不可
 干巔穢攘公全潔臥亦流錫與以優處為廉謹之
 鄭德謙與公嚴苗亦與公籍以俟優處為廉謹之
 鄭德謙與公嚴苗亦與公籍以俟優處為廉謹之

某世與郡守肅齋王公辭建坊書 文徵明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耻有損無益君子不為今大巡
 郭公欲為某建立坊表出于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
 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
 病蹇劣不能廁跡士大夫之間故孳孳退縮非以是
 為高也今以為賢于他人郡士夫誰為不肖乃偃然
 拔出其上冒昧居之豈非君子所深耻哉嘗閱郡志
 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
 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為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

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
于我也胡公卽爲撤去當時以爲美談迄今傳示方
冊某自視于蔣公無能爲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
且某素蒙垂愛其恐以俚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
于內者然竊欲自附于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于務
外爲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繇控訴欲望明公轉
達此情得賜寢罷寔出至幸也况今歲歉民窮賦無
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
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臣里中父老

每爲贅喜然于其人實未嘗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
則匠作夫役勞頓實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
當時贅喜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
無益而有損竊爲明公不取也某實非姑爲退托昂
邀時譽惟明公登之發迎降昂發忿氣填胸膛目視
林先生以盛德顯名大壑居里中宜得坊愚本擬采
昂之旌表門旣而得所爲辭坊愈益喜益不獨廉也
酒一篇之中溫恭節愛具存焉數傳間忠孝廉節之
聲先後起固其天性而風教世澤爲多矣

于我益以中賦恭讀愛其精潔煇執聞忠孝兼備方
用安其表開錫而歸旆為繼其愈益喜益不圖燕也
且去去以盡盡驛各大意里中宜若其愚本歸米
遂却譽琳即公譽少于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干務
無益而亦其難處也公不取此其實非故益到沐昂
常却贊喜少煇辨我費供也而及於人不安五河聞
限到并夫對營既實矣夫不流費而及至營與豈
其益贊喜然于其人實未嘗有享變菊並萬一舉事

趙昂發夫婦死節

宋史

元人徇池州權守趙昂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先
是池州守臣王起宗聞元人渡江棄官通判趙昂發
攝州事昂發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
王河都統張林諷昂發迎降昂發忿氣填胸瞠目視
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陽助
昂發守城守兵之權皆歸于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
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
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

亦何必
止想亦
料夫人
必能從
容赴義

古今諸論卷四十二
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侄。僕婢悉遣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兄弟。遣子淳翁出解，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死。昂發始命此堂，客問其故。昂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之意也。昂發死，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古宋亡節義之臣。列載宋史者勿論。即如昂發夫婦同死者，尚有陳寅云：然昂發遣其子，別兄弟為宗祀之托，而寅賓客子，姓同死三十六人。豈寅之智筭不與發同耶。唐荆川先生曰：發也從容，定計寅也倉卒被圍，是各一道也。何必同愚，嘗欲廣蒐此氏類，以代旌卹，憾未遑耳。不能改也。且謚有徵，愚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也。卷四十二 終 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也。

白雲書庫

吾請先君死。鼻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子鼻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

白雲書

亦何止想

僕婢悉遣之。及元師薄城，鼻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

必能

勝，以外執酒，謝未嘗。其節義成雙，又為詩別其兒

也。會卒，姝圍景各一節。出同，愚嘗為黃、黃、黃、黃

義不與發同。眼畫隄，山我主曰發。此發容，或指寅

卯，亥其而寅實密。子我同，亥三十六人。豈寅之皆

同。我者尚，有刺寅。云然，鼻發盡其天限。早與宗

宗，守節義。文引，成薄宋史。昔必篇，唱以鼻發夫。豈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三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王世貞

謚法論

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袞，一字貶而鈇鉞。猶

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燬，慝同

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

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

之為堯與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

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稱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以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天下毋以臣議。

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桀，國自謂人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饗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

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媼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卽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

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他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

也。崔杼之為武也，樂盈之為懷也，身慘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鄒飾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馬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有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卽賢弗謚也。

剗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按本朝林見素為彭從吾請改謚曰：彭韶文學經緯，庶儔貞風。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美匹休。不知定議何故，但取惠安。陳清瀾謂從吾易名不稱，以首相與之不協。又謂

古今議論卷四十三
丘瓊山素履謚應得文正文清。而僅得文莊者為翰林新進所憾。則本朝謚議亦多不合公心矣。本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楊邃菴始以奉李西厓。林端木言。彭韶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文正之謚。宜也。乃得惠安。東陽得文正。予奪胥失之。愚因知惠安不及文正。而李文正又不及彭惠安。公論猶在。謚固不得混稱。亦無待於請改矣。

節愍太子謚議

常 奏

中宗故太子重俊謚曰節愍。常奏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擯使宿衛不守其爲禍。胡可忍言。明日中宗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

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
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
也。又足嘉乎？若以其重廢帝氏而嘉之，則帝氏于時
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
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
雖興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
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
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
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以爲亂賊鑒戒。

此議能令亂臣賊子寒心，是亦孔氏之春秋也。余
故錄其全文。其他如秦秀之議賈充，卞壺之議周
札，王福之議許敬宗，獨孤及之議呂諲，司馬溫公
之議夏竦，韓維之議陳執中，其文不一，錄我
朝初制，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
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不過乞
例恩請而已。求如前代之爭執者，未之聞焉。

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
 也。○
 逆。○
 廢。○
 雖。○
 子。○
 恐。○
 彭。○

君臣同謚議

杜祐

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
 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
 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
 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按郭奕謚景詔實不以犯帝謚
 而改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
 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
 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
 緯天地孔文子不耻下問所以為文也遠稽周典嘉

古今議言卷之四十三
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
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表柳
實舊典宜如所陳。不特謚可異。且自今以對其各收
而此法堪疑。太平平書貴。孰不兼同。豈非公議
施爾。奮曰。經天緯地。謂之文。勤學亦謂之文。則不
亦妨君臣同謚。此公法也。不然君謚幽厲。而臣子無
謚矣。何疑。

皇后及夫人無謚議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于廟定之。或曰。出之于
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繇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
是故不于郊。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
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姬曰文母。
宋恭人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
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
謚彰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
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預。

古今義論卷之四十三
禮言

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為太
 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為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
 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
 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
 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

按范曄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
 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有光
 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
 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惟帝之庶母及藩王乘

統以追尊特為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
 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
 加焉。宋葉石林曰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
 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
 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為謚議請于
 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姑仍
 故事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欽聖憲肅皆
 四字云。愚以為此皆後代臣子進身之具畢竟無
 謚為正縱有大功德應特加謚恐此例一開凡母

古今議語卷之三
九
后皆功德如郡國之所謂鄉賢者矣。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博臨以太皇太后尊號入四時祭禮未盡故也

太子無謚議

杜祐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既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

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至漢代雖違之義過于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已即位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証也。且取太子

太子無謚

杜祐

諸侯卿大夫謚議

杜祐

尚書衛凱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跡○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諸○侯○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列○侯○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烈○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記○其

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塞旗以功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蒞官理事或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襲餘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

本朝謚議

謚法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昉于周公而定於沈約。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褊、惠、繆不妨褒刺。並見夫亦猶行古之道也。後世不核行誼祇論官品是非。淆亂如賈克京鏜者流。悉克陽秋反玷大典。我祖宗朝謚法倣成周五年一舉行嚴矣。然議者多拘攣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往往湮沒不傳。識者痛之。徃建議者云宜止覈人品高下不拘官品。其議寔出會典一欵云官品未高。

勤事處義。例得特謚。臣考本朝以祭酒謚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謚者鄧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謚矣。楊繼盛以員外郎贈太常卿謚矣。何遵以主事贈尚寶卿謚矣。陳選以布政使贈光祿卿謚矣。沈鍊以錦衣經歷贈光祿少卿謚矣。神廟朝鄒智又以州吏目補謚矣。歷案鑿鑿俱存。皇上中興特鄭重其事。頃下所部發單會議如楊璉諸君子。已蒙皇上鑒錄矣。先是嘉隆間名賢如唐順之。殷邁。數輩爵德相符。偶漏謚典禮。臣次且列其事以聞矣。然史

乘所載官品不高。行誼特著者。代不乏也。而猶云爵不及格歟。我祖宗三百年於茲。其在革除以前。不具論。洪宣而後。以迄嘉隆。蓋發洙泗之蘊。而接濂洛之統者。以余所聞。若而人。藉第令潛勿用。何妨乎蠖之屈也。蓋折朱雲之檻。而懷劉蕡之草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啗而凶。何悔乎血之碧也。蓋感中牟之雉。而塵萊蕪之醜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包無魚。何諱乎泥之需也。蓋殉睢陽之節。而死平原之義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尸而與。何吝乎膚之

剝也。蓋敦管寧之風而篤郭泰之誼者以余所聞若
而人借第令潔不食何妨乎藜藿困也。蓋隆孫復之
操而抗石介之守者以余所聞若而人借第令朋燕
乎何疑乎叢棘寘也。嗟嗟吳與弼崛起崇仁不本朝
理學鼻祖歟。陸見後方請還山出處皎然陳獻章胡
居仁皆出其門稱今之周元公矣。而從祀大典竟不
能分廡下半席也。不更有廣寧賀欽其人歟。南昌張
元禎其人歟。吉州羅洪先其人歟。則今之程伯子也。
不更有安豐王艮其人歟。建昌羅汝芳其人歟。亳州

薛蕙其人歟。則今之邵堯夫也。不更有太州林春其
人歟。進賢舒芬其人歟。廬陵孫昂其人歟。則今之胡
安定也。不寧惟是有華亭夏寅其人也者。有吉州羅
倫其人也者。有丹徒丁璣其人也者。則今之楊中立
也。不寧惟是有仁和王琦其人也者。有江寧邵清其
人也者。有莆田陳茂烈其人也者。則今之范淳夫也。
且也。而獨不聞之豐城之楊瑄其人歟。莆田之黃鞏
其人歟。則今之劉元成也。而獨不聞之吳興之陸震
其人歟。富平之楊爵其人歟。則今之唐子方也。且也。

而獨不聞之江浦之莊昶其人歟河東之劉槩其人歟則今之朱光庭也若乃張英以武臣諫南巡處龔遂榮以武臣諫南內處更奇矣則今之陳瑩中也若乃楊源起家五官監著况鍾起家文無害著更奇矣則今之馬東平也而不見夫以鼎殉人如蔡京者乎安得有抗嚴光之操不掃宰相門漢川張緒其人哉事具在史臣焦竑傳中迄今讀德陽之碑僉以比陸九淵而不見夫以齒焚身如章惇者乎安得有礪胡威之操不折使臣腰黃岡樊玉衝其人哉事具在銓

臣王士騏傳中迄今譜崑山之政僉以比薛仁輔而不見夫望犬豕而拜如張昌宗劉豫者乎安得有噴侍中之血不愛將軍頭如黃梅石有恒其人哉事具在璽臣丁元薦傳中迄今悼長興之難僉以比顏常山諸君子其官爵不都未及格歟然其不朽者傳矣倘令此諸賢姓字不一耀於春秋毋乃使大典不光而未稱皇上礪世磨鈍意與今日爲世教人心慮所當首議者莫重於此矣至若革除間事建文年號神廟時已久俞補正矣迄今未一頒告中外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宜速下所司舉行。使千秋後知大聖人作用相傳。以爲美談。獨方鐵諸忠臣塗膏塵莽。隕身鼎鑊。一段義烈。猥令與草木同朽腐。不亦熙朝缺典歟。且如高皇造士。意何後世稱是議也。其謂之何。是有大秩宗可問者。

鄭峯陽太史嘗述先生之言曰。自來言才人無行。然未有才人無行者。自來言文人無品。然未有真文人無品者。予嘆以爲名論。讀先生之文。以考其行事。則其言驗矣。
周介生先生識

卷四十三 終

古今議論參卷四十四

林德謀采公纂輯
閩中

施有翼爾奮訂閱

論宗法

張載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

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
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
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
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
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
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
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
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

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壘尊須
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
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
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
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
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
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
亦可安○

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

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

古今詩話卷四十四
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繇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人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寇昏必告喪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

不相往來。寇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朞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賜治其必自小宗始矣。耳至于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之

則雖欲親之而無繇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柔而息，欲其必自小宗，欲其必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之禮而存乎人而不怠也。天子之另益其忠厚味，欲其闢而存之，君臣視望其首蓋，姑夫小宗之我非，河世人之患，亦於不終教，見古之聖人合其之我，世於父子異居而只弟，則信然，限王首同到而興乎，則不昧卦來，與者不昧，告我，不昧，慎而無味，之另，致至。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于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

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于其家則神
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
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
此勢不行于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
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繇科第出仕者
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
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
廷恩典旣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
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

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于文職者如此
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有知禮者
家必爲立宗宗必爲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
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
不失先王之意矣

不令支子以富強憑陵宗子斯維持風俗第一層
事

不知何在。父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
富。罷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
此亦令安于以富。故懸刻宗祧。其蘇林。屈翁。諫士。魯
不。失。我。王。法。意。爽。有。宗。子。不。仕。支。子。孫。科。第。出。仕。者。
吾。不。尚。以。富。饒。委。女。則。其。難。以。興。垂。年。以。息。亦。幾。乎。
宗。必。為。五。宗。宗。必。為。五。宗。則。宗。支。不。察。宗。子。雖。始。支。
姑。曰。非。我。氏。不。立。請。及。不。則。其。不。可。謂。也。亦。賦。詠。詩。
為。李。誠。相。亦。不。容。其。替。矣。則。其。不。可。謂。也。亦。賦。詠。詩。

為人後議

羅虞臣

或問譜之不予人之為後者何也。曰。今之為人後者
以。利。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為。也。吾。何。予。焉。曰。然。則
如。何。而。後。可。以。為。人。後。曰。卜。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
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
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
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
為。之。置。後。毋。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
然。後。得。為。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

而後焉。是曰誣禮。捨父子之愛而父他人。是曰抑木。苟有田產財利。則爭為之後。無則雖猶子于世。父棄也。是曰懷利。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為厲乎。曰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不斬祭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亦可為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為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稱為父母。豈若今之立繼者。比歟。曰然。則于本生也。名之如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翫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明所後者為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可以絕其

親。而謂可以絕其名。惑矣。曰不幾于二本歟。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報。

苟有田產財利則爭為之後無則雖猶子于世父棄也。是曰懷利。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為厲乎。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亦可為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為蜾蠃。斑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稱為父母。豈若今之立人。資養為其父母。而謂生也。名之如何。曰父母之名。亦猶父慈母恩。各平曰。其類也。似彼之向曰。水之為淵。淵之為淵。以錄其各。德矣。曰不幾于二本。淵曰。豈不

長子亦可為人後議

羅虞臣

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烏得為非。丘瓊山先生曰。國朝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臣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

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朝親藩
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
也親藩且然况庶民乎大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
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先
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
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
並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
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後又命官
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

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
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
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
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
卽從其姓切詳律令無有死後追立之文蓋
聖祖之意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不
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若
庶人之家在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
人自幼鞠養亦許從其自便

律設
法

禮順
人
情

刻入太家錄其主前自立繼嗣又錄其錄其刻入
可錄其備其不血食外表王時斷不可刻入昔
聖順之意以與繼繼必前外帝王也引賢人不
嗜其其以特軒令無育張外能立支支益擇立
之入其遺棄小兒乎三歲以平繼異其以繼外養
繼繼同宗而尊卑夫乳其子親宗對立繼繼
管其不繼主于又本主父母無子於繼外繼外立
養父自無子而錄去其姓一自然其外養父其如

姓氏

林 嗣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
子雲之序揚氏所出也其祖食采晉陽後為陽侯二
公之序詳矣然按之春秋隨會奔秦後自秦入魏魏
而還晉豈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
考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采于陽為楊食我有罪而
楊氏滅無有所謂陽侯者則知子雲之說也疎嗚呼
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也本末源流錯
繆無據愚欲以已之見而論他人之譜牒噫難矣哉

古今言論卷之四十四
雖然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于上，故姓氏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于下，故姓氏難考。夫爲齊爲魯，爲宋爲衛，賜氏以國也。爲戴爲武爲宣爲穆，賜氏以謚也。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氏以字，則若孤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鳥五鹿以志，賜也。巫卜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以其司晉之典。董狐之董，以其董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自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往往有紛錯變亂之失。嗟夫！表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婚姻明人

倫者，姓也。其可輕乎哉？邾子之後去邑而爲朱氏，邢叔之後去邑而爲于氏，疎氏至束哲去足以爲束橋氏，至周文帝去木而爲喬，此以字而訛其姓也。夏啟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爲辛氏，周武王封號叔于西號，而其後爲郭氏，步搖氏訛爲慕容，奚氏訛而爲稽，此以聲相近而訛其姓者也。趙奢因封馬服君，其後轉爲馬氏，田千秋因乘小車，其後轉爲車氏，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京，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而姓陸，慶純避安帝諱轉爲賀氏，禿髮賀以魏太武謂與同源。

古今詩話卷之四十四
轉爲源氏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爲席閩人以王
審知之故而易沈爲尤是數者非更姓之私乎灌
本張姓也爲灌嬰舍人而昂爲灌氏王凝之本劉姓
也慕伍員忠烈而昂爲員氏李元亮本安姓也養于
闞尹而昂爲駱氏衛青本鄭氏而昂姓衛鄭注本魚
氏而昂姓鄭是數者非昂姓之僞乎切嘗深究其弊
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姓多則訛
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必然之理也今
夫劉氏一族自堯爲陶唐氏至秦爲劉氏而其姓有

六。媯氏一族自舜別爲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爲王
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
枝伯之後爲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爲濮陽杜氏
一姓而五望。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爲河間張
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
望而三房。傅陸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
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若是則房多而訛其望。
甚者夷狄之部而昂中國之族。臣下之卑而同天子
之姓。尊卑混淆貴賤無別。尤君子所不滿者。智遠之

劉出于沙陀部人。能無累于劉。累之後。敬唐之石出。于西夷部種。能無累于石。碯之後。此夷狄之僭也。婁敬以漢帝賜氏為劉。安抱王以唐帝賜姓為李。臣下之僭也。嗚呼。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此。歟。惜哉。噫。孰知我朝先正。嚴于氏姓之別乎。希文少依母氏。冒朱姓。已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嗚呼。其視滕公。隨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武襄遠祖。狄梁公。已有告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免。梁公之後。嗚呼。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若

夫司馬之呼聳聞。大遼小范之稱。驚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而榮。子厚無行。有玷。郇公京。下儉人。借名。端明。則知姓氏。以人而辱。或榮或辱。皆繇人物。彼區區改姓。冒姓。何益哉。

按古者天子賜姓命氏。所以總其權于上。諸侯命族。所以廣其利于下。呂東萊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遷。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王弼州云。今法有略之。而善者。氏族是也。

于燕支。祖自秦魏。冊而石。變王。余。限。云。今。去。首。祭。之。
敬。發。其。師。發。之。祖。自。出。存。冊。而。不。顯。曰。我。昔。微。其。子。
之。熱。祖。以。與。其。師。汗。可。召。東。萊。曰。三。外。之。親。曰。我。昔。
我。昔。古。昔。天。子。賜。我。命。我。祖。以。縣。其。縣。于。王。諸。與。命。
我。昔。身。披。以。益。姑。字。寃。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氏。
即。祖。賦。我。以。人。而。尋。如。榮。如。尋。皆。繼。入。世。於。國。國。
我。以。入。而。榮。于。學。無。不。自。壯。喻。公。京。才。劍。人。昔。各。識。
夫。同。無。之。判。贊。間。大。益。小。茲。之。無。驚。慄。西。夏。俱。賦。我。

論睦族

採家譜序

書曰敦睦九族。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弗類則罔與敦譜者所以類之也。顧不重歟。自氏族廢而敦睦衰矣。大家世族或能邇其遠。若衰宗寒門則至孫忘祖諱。季犯昆名者有之。傷已。余族不知所自。始自宣義公而下。年歷二百人。傳九代不甚久遠也。而族人有不相往來者。余甚悲之。遂緣先永寧府君所脩舊譜而增葺之。族之人各昇一帙而藏之。望以敦睦之道焉。慶弔當相及。貧賤當相恤。孤嫠當相收。患難

真可
傷悲

別議論

古○今○詩○論○卷○四○十○四
當○相○救○勿○以○華○靡○而○忽○寒○微○勿○以○藻○績○而○輕○樵○魯○歲
時○伏○臘○懽○然○相○聚○則○渙○者○可○萃○敦○睦○之○政○行○而○祖○考
之○心○慰○矣○此○余○脩○譜○之○意○也○大○傳○有○之○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願○與○族○人○共○三○復○之○

蘇○老○泉○族○譜○引○謂○獨○吾○之○親○之○詳○與○尊○焉○霍○文○敏
曰○譜○以○族○名○公○之○也○如○此○未○免○起○爭○端○亂○譜○法○議
論○實○當○先生○只○說○得○敦○睦○以○慰○祖○考○之○心○祖○考
之○心○慰○孝○悌○之○心○未○有○不○油○然○而○生○矣
施○爾○奮○曰○先生○父○子○兄○弟○文○章○名○世○不○減○晉○山

之○蘇○今○子○孫○復○能○世○其○業○而○光○大○之○所○云○積○善○餘
慶○有○徵○夫○

卷四十四 終

行八後命六

